

THE HISTORY OF JAPAN

给大家看的 日本通史

陈恭禄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PREFACE

The history of Japan is of especial importance to China. The proximity of Japan, her racial and cultural affinities with China, the clos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Japan's recent efforts to modernize herself by the use of Western methods in eastern situations: all these facts demand the attention of every intelligent Chinese to the story of a neighbor's development.



贝德士

For any one who is trying to think clearly concerning the use of modern Western science and institutions in China, Japanese experience is always worth study and should be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formation of sound opinion and judgment upon such matters. Moreover, the changes of the past seventy five years in Japan can be understood on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her previous history, in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 customs, institutions, and ideals of her people were evolved.

Unfortunately the history of Japan has been largely ignored in China. A few scraps of information in general textbooks on Eastern Asia; certain works dealing with the Japanese adaptations of Buddhism, of the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s of the Tang dynasty, of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and of Chinese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productions of recent years which are filled with violent abuse of Japanese policies but give no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ditions from which these policies have arisen and translations of unsatisfactory Japanese works, usually written by authors unqualified according to modern historical standards: These are altogether inadequate to furnish to an inquiring Chinese mind the reliable information which ought to be readily available.

The present book is designed to meet the need just described. It is based upon a careful study of the most dependable histories of Japan and the best descriptive work on Modern Japan, those by British and American scholars as well as by Japanese and Chinese. The author is a thorough student of the subject combining an excellent grasp of the main tendencies of Japanese development with careful and accurate attention to the concrete facts on which his general statements are based. His book is the more worthy of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because he is unprejudiced and impartial in his attitude; he seeks neither to blame nor to praise the Japanese, but to tell his readers just what the Japanese have done, 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an intelligent opinion concerning Japan. I predict that this effort will have a lasting and valuable influence in furnishing the first Chinese survey of the whole development of Japan that is both informing and reliable.

M.S.Bates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y, 1925

自序

中日关系之重要，二国人民无不知之。日人考察吾国情形，刊行书籍，不知凡几。吾人求一较善之日本史，乃不可得，作者斯书，亦欲少补其缺耳。全书共二十四篇。第一篇，详言日本地位。第二一六篇，略叙民族之由来，社会之演进，帝权之扩张，大化之改革，外戚之专横，武人之消长，耶教之盛衰。其中关于中日交涉，蒙古征伐，丰臣侵韩，多详载之，容或能补本国史之缺遗。第七一十一篇，分述江户幕府之制度，文学，通商，武士及其归政之原因。第十二一二十四篇，记载维新后之内政外交：首述归政后之政策，立宪之运动，宪法之内容，内阁议会之冲突，海陆军之扩充，工商业之发达，经济之状况，外交之政策及中日战争；次载战后藩阀政府，内政发达，外交胜利，日俄交涉及其战争；继叙明治末年国势之膨胀，侵略南满，兼并朝鲜，亲善俄国及日美问题；末言最近时期内之内政外交，及其国内之重要问题。

日史上自民族之迁徙，下迄今日，其间事实，至为繁杂。作者不能一一述之，自有删遗。惟念史者所以记民族间各不相同之演进，若述其一切活动，则与社会学无异，事实上殊不能行。历史学者，取

其不同之事实而书之；其目的则将人类已往之知解告知读者，使其深明今日之状况困难所由来，而将有所改革，趋于进步。是以历史书籍之价值，首在其材料之丰富可信；及作者有批评指导之能力，将其所得之史料，慎密选择，编纂无关系之事实，而能贯通，推释其故，使读者明知当日之状况：此历史学者公认之标准也。中国史家，知此者鲜。作者无所凭依，轻于一试，自知其不能如标准所定，惟愿他日有识力较强者能为之耳。

著作之先，颇感困难者，厥为免去成见。中日之恶感已深，吾人尝有排日之思想。历史异于宣传书籍，不能为意气所动，成见所拘；惟当按其事实，不作偏论，此历史学者共守之信条也。作者固非历史学者，但认其义之正当，扫除偏见浮辞，殊不知其能否成功也。其或与读者意见不合，希审思之，自判得失，作者毫无强人从己之意。

所用参考书，多为中日英美学者所著。作者较其所载之事实；核其言论之是非；研求学者之才能知识，著书之目的，著于何时何地，受何影响及有无偏见（间有一二，不能尽知），然后始敢取材。至于评论，毫不为其所拘。其有相同者，或与作者所见相同，皆由作者负责。兹为便利读者购参考书之计，谨将重要书籍，略加批评，胪列于后。其非历史专书及无重要价值者，皆不附录（杂志除外）。

斯书之成，多由于金陵大学历史系主任贝德士教授之指导勉励，承其借书，蒙其批评及作序文。程善之先生校阅草稿半数。吾弟恭禎及同学章德勇君多有赞助，皆深谢之，谨书于此。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陈恭禄序于金陵大学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篇 >>> 001

日本之位置与其地理上之影响

第二篇 >>> 007

佛教输入前之日本（?—552A.D.）

第三篇 >>> 017

佛教输入后之改革时期（552—857）

第四篇 >>> 029

藤原氏之专横及平源二氏之盛衰（857—1192）

第五篇 >>> 041

中世纪之武人时代（1192—1606）

第六篇 >>> 065

耶教在日本之盛衰（1549—1638）

第七篇 >>> 075

江戸幕府之极盛时代（1606—1651）

第八篇 >>> 087

闭关时代及威逼通商（1651—1858）

第九篇 >>> 101

订约通商后之内忧外患（1858—1867）

第十篇 >>> 113

幕府覆亡

第十一篇 >>> 121

武士道

第十二篇 >>> 131

明治初年中之改革（1867—1873）

第十三篇 >>> 143

文治武功派之党争及立宪运动（1873—1890）

第十四篇 >>> 155

宪法与政府的制度

第十五篇 >>> 163

立宪初期政府政党之冲突（1890—1894）

第十六篇 >>> 171

明治二十七年中内政之发达（1867—1894）

第十七篇 >>> 189

明治二十七年前之外交（1867—1894）

第十八篇 >>> 199

中日之战 (1894—1895)

第十九篇 >>> 215

中日战后十年中之内政外交 (1894—1904)

第二十篇 >>> 227

日俄战争 (1904—1905)

第二十一篇 >>> 241

明治末年国势之膨涨 (1905—1912)

第二十二篇 >>> 251

最近日本内政之嬗变 (1912—1925)

第二十三篇 >>> 263

日本最近之外交政策 (1912—1925)

第二十四篇 >>> 277

结论 (日本对于世界之贡献及其国内问题)

附 录 >>> 285

参考书目

第一篇

日本之位置与其地理上之影响



日本居太平洋西部，当亚洲大陆之东；北界俄属冈札德加半岛，状如长蛇，蜿蜒而南，迄南洋群岛，长约七千里。

中部为日本群岛，岛数约近三千；其大者为虾夷、九州、本州、四国四岛。虾夷在北，中有阿奴Ainu土人；今皆驯服，日人迁居其地者日众。南部函馆，昔时美俄商货往来，萃集于此。其南本州，四岛中之最大者，国都东京在焉；地势平衍，民物殷阜，政治、文化之中心

也。旧都西京（即京都），僻近西隅，街市整列，名迹林立。横滨、大阪、神户为重要商埠，轮船麇集。南端下关（即马关），隔海与九州相对。九州海岸屈曲，附近小岛星罗棋布；长崎在其西端，港阔水深，自我国往日东部者率取道于此。九州西北为四国，则四岛中之最小者。九州之南，有琉球群岛，散处海中，若长带形；位当我江苏、浙江、福建之东，为自三省东航者之冲



阿奴土人，约拍摄于1880年

要地；本我属国，惜已并于日本。迤邐而南，至台湾，台湾之西，即澎湖列岛，实我福建门户也；中日战后，亦皆由我国割让于日。虾夷之北，为千岛，与冈札德加半岛遥遥相望；当明治初年，日俄争为己属，交涉久之，乃以库页岛归俄，千岛归日。日俄战争之后，俄又割库页岛南半与之。其地寒冷，居民稀少，而渔业尚盛。本州之西，朝鲜半岛，旧亦我属国也；历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之后，初为日属，一九一〇年，卒归并焉。其面积约当日本群岛之半；由是日本领土，西隔图们江、鸭绿江，而与我邻。且自日俄战后，我之旅顺大连，由俄转租于日；南满安奉铁道，亦移转而握于日人之手，东三省之主权，不啻与日共之。日本东南，有小笠原群岛，于明治时，日本收为己属。欧战之后赤道北之德属马利亚纳群岛、加罗林列岛，归其管治，日本势力遂益伸入于太平洋中。

日本本部为库页、昆仑两山脉所构成：库页，自北渡海而南，昆仑，自我福建渡海而北，山峦重叠，地势高低往往悬殊。山之最高者曰富士。其巅积雪，一白如银，自海上望之，出没云间；旭日破晓，



富士山

则现黄金色。太平洋沿海之高峰，多属火山。据近日调查，火山之犹活动者，为数十九，熄灭者，约三百余。每岁地震平均计算，共五百余次，往往毁屋伤人，为害甚烈。一九二三年，东京地震，损失之大，尤属可惊。统计全岛，山地约占面积三分之二，沙砾散布，溶石犹存；可耕之地，不足三分之一。且以地面狭长，河流无曲折之势；高山又直列于中，自高趋下，水流极速，一泻无余，故无舟楫之利。惟火山左近，温泉甚多，沐者可疗痼疾。湖之负盛名者，首推琵琶湖，在西京之东；绿树蓊郁，清波沦漪，游客争集焉。朝鲜台湾亦多山地。朝鲜山巅，犹有火山遗迹，惟久不喷发耳。

日本南部受赤道黑潮之温流，北部受寒带之冰流，中有高山起伏，故气候随地变异。千岛、库页纬度已高，夏短冬长；严寒之日，北风砭骨，玄冰助威。虾夷受冰流影响，地亦苦寒；每当九月之初，西北冷风，自西伯利亚而来，势极凶猛，摧草落叶，地冻水冰，霜雪偕至；直待来春三月，方稍和暖。黑潮自吕宋而来，环绕琉球、九州、四国以至本州。本州东岸，冷风所不能及，气候和煦，冬少冰雪；时有贸易风夹雨而来，一岁之中，降雨常至一百五十余日。西岸则受冷风影响，霜雪较多；中部风为山阻，气候少变。朝鲜南部，天朗气爽，冬令寒甚；汉江冰冻，常逾三月。惟春秋二季，草木畅茂，天气温和，为一岁中之安乐时节；一入夏季，高山蔽风，内地又苦旱热，炙人肌肤。台湾地跨热带，暑期长而寒期短；自四月至十月之间为暑期，气候热甚；寒期略和。又台北山巅，间见白雪；台南暑期，时常阴雨，气候尤热。

物产随气候而异；草木极其繁茂，凡三带植物皆有之。就中虾夷为产麦豆之区；本州重要产品，为米棉丝麦等；九州四国天气和暖，尤宜于米棉烟草。惟土地狭隘，可耕者又少，所产谷类，不足以供养人民；又以不适豢牧，故畜产极不发达。马身颇小，不足以供驰驱；

牛仅为耕种之用；羊属尤少；惟犬猫较多。野兽之中，狐狼最夥。朝鲜境内，家畜推鸡犬豕马牛驴为盛，其南部所产者，尤负盛名。山中多虎，力大而猛，人民之居近山者，常为所噬；亦间有猎之以为生者。虎皮丰厚，价值昂贵，肉可以为食，骨可以为药。次于虎者为熊鹿，亦负盛名。农产，米麦豆等为输出要品。台湾之地，宜于米茶豆等；近更疏浚水利，开拓荒地，产米之量，岁岁增进。台北各厅，凡斜倾之丘陵，灌溉困难之区，皆为茶园。全岛位置气候，尤适于甘蔗；当局力与援助，设立试验场等，种植日良，出产日多。龙眼、樟脑，亦为本岛重要产品。先是畜产不甚发达；由官吏力为提倡，洋豚、印度牛等，因以输入，蕃殖繁衍，其前途未可量也。

日本海岸屈曲，小岛林立，而温流又环绕沿海两岸，鳞介之类因而繁盛。人民之居近海岸者，习闻波涛之吼声，惯见舟楫之破浪，幼而游泳，没水取鱼，恬不为怪，故从事于渔业者甚多，渔业遂为重要职业，鱼肉更为家常食品。自明治以来，渔船构造，日益进步；而琉球、台湾、澎湖、库页，鱼产丰富之区，相继收为已有，故业渔者增至一百五十万人以上。此辈习于驾舟，虽在惊波骇浪之中，视之无异于陆居；故有所谓“天生水手”之称，其技能之优，有足多者。又日本自古以农立国，农为重要职业，今耕种者犹多；专治桑蚕茶棉者，数逾百万。惟人口增进极速，而土地有限，苦于不能更事扩充。明治中叶以后，工业益进，作工于工场者日增。欧战时更为发达，贸易额随之俱长，而经商者日益众。

日本岛数三千，彼此相距，仅有一水之隔，小舟可以往来；因交通便易，而风俗言语、思想习惯，无大径庭，俨然纯一之民族也。地多湖泊，气候适宜，草木茂美，山川明秀，故人民富于美观，美术图画，殊为发达。其移居于国外者，爱念故乡之心，亦甚坚强。又以其地位孤立海中，惟本州南隅、九州西岸，中隔海峡与朝鲜相对，在昔

航海之术未精，异国人民，怵于风涛之险，不易侵入，一姓君主，遂得绳绳相继，居人因有自负之心，颇借以发其忠君爱国之念。然其舟楫亦常往来大陆，我中国之学术、政治、历史、文学、技能，因以输入，明治前之日本，一大陆化之日本也。明治以来，日本与大陆之交涉，日益密切而纠纷，其侵略政策，亦由其地位使之然欤！

前文所云可耕之地，约占全岛三分之一，以此为比例，则日本当推为世界人口最密之国之一。但其殖民之能力，苟以之与英人相较，迥乎不及，故自得台湾朝鲜等地后，政府鼓励殖民，而移居者，寥寥无几。其在美国及澳大利亚者，以黄白人种生活程度之各异，多招仇视。今美国已禁其劳动界入境；人口问题，诚为今日日本最大之问题，亦最难解决之问题也。野心之政治家，固尝欲侵略我中国，垄断其权利；但不过引起吾人之恶感，为全世界所共恶而已。侵略政策，已归失败，其暂可解决者，惟有扩张工业，以工立国之一途；近已从事于此。前谓川流甚急，无舟楫之利，但已利用之发电以制造货物；沙砾山地，亦已培植森林。然仍有不能解决者，工业发达之后，市场必在大陆，民间食物，亦必来自大陆，日人之生命财产，将皆系于大陆民族之手，殊非细事耳。更进而言之，煤、铁、原料三者为工业之母，而日本皆不足，必赖大陆供给，尤以铁与原料为甚；海上输运，则恃海军保护；日本海军，今固甚强，其奈大陆之恶感何？吾人殊惜其不能与诚心中国互助也。

第二篇

佛教輸入前之日本（?—552A.D.）



日本第一代神武之开国，在西历纪元前六六〇年，而其最古之历史存于今者，若《古事记》，乃作于纪元后七一二

年，《日本书纪》，乃成于七二〇年；由此著述时代以溯前，初无记录，盖日本文字于开国千年后，方由中国输入也。夫以千余年之后

作者，追记上古事迹，其材料自多采之民间相传之神话、迷信，则其价值可想而知。其载开国也，略谓混沌之初，天地之中，忽生一物，状如苇芽，变化为神。神神相继，皆系偶生；中有二神，立于天桥，以矛探海，其矛水滴凝而成岛。二神降居，遂生大洲、山川草木、天照女神（即天照大神）及其弟等。天照之孙，是为神武天皇，女神赐以镜、玉、剑各一，是曰三种神器，为万世一统之征；神武因起东征而开国焉。此类传说，以《古事记》为最多；《日本书纪》且多有取材于《史记》《汉书》者，例如纪元前八八年，天皇诏曰：“远方夷狄，不奉正朔。”此不过采我史语，托诸日皇之口



神武天皇（日本第一代天皇）



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被认为是日本皇室家族的祖先）

以出之。按日本历书，于五五四年，自朝鲜输入；先是国中但以花开为春，叶落为秋，无月无年，安有所谓正朔耶？故欲从其上古历史，研究日本民族之来源，君主威权之生长，与其人民生活之状况，殊不易易。近世学者竭其毕生之力，从事审究骸骨之状态，古物构造之形式，与夫言语风俗之变易，于此问题，但略有所证明。惟近于佛教传入时代，距作史时期不远，其事有可信者。兹分述考古学者之结论，日本社会之演进，以及与大陆之交通，如下。

日本之土著，为阿奴种族。考古学者，谓其来自亚洲大陆；或以为虾夷北部与千岛相近，西端与库页岛为邻，风平浪静之时，小舟可通往来，阿奴当由此渡海也。据阿奴传说，岛中尚先有土人，形状短小，穴居野处，后自灭绝。至阿奴之自述其先祖也，则谓亚洲某王，生有三女，幼者与情人，潜渡而至岛中，遂家居焉；此说虽不足信，但与来自亚洲之说吻合。其后生殖益繁，渐徙于气候和煦，草木畅茂，禽兽众多，生活适宜之地，遂衍殖于本州各部。今本州山川湖泊，其地名犹有仍土人之旧者；而北部地中所遗骸骨，一切构造状态，有类今居于虾夷之人。大抵土人身体各部颇为均称，惟略短小；